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四

蘇子瞻
船

PDG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對越甲藁

奏劄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
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
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
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
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
以爲欺故爲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

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
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
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
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憊人以
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
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
憊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
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
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

皇甫鏐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
人主爲杜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我臣嘗歷考
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
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
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
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
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
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
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
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醜毒望絕言

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踈狂謬戾不切事體，沾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爲辜。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榜朝堂，有曰：「儉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數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

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
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
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
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䟽爭之以爲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
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
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
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
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本朝
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

私心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爲
偽黨者韓侂冑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
愚伏望 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
晰聖鑒以察群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
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
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 陛下以疑忌人言
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
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
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 陛下留
神反復愚臣之言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

子一

臣愚不肖蒙 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嘗以載筆之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 陛下幸察其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遠報之者有勢可以

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
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
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
子曰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
時之怨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
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
沒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
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然一介行李未
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
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

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
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
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
得以乘閒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
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
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
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
經略乘機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
請遺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苻氏之深
讎與慕容而爲敵未幾劉牢之等爲垂所敗秦

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疆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黠黠群盜四面交攻無異符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爲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

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阡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

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
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
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
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
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 陛下
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
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黠狙
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
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
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

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況今中原士民張
張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
於吾莫大之憂也廼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
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
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
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自治之方無
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
抵以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
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爲迎
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群盜聽命矣或曰穹

廬還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
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
皇 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
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鄣盜賊也臣願 陛下勵
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毋以虜
亡爲畏則大執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
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
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其星躔某舍則其業昌
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其

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
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
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
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
悅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
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
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
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 陛
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
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

臣聞公論國

元氣也元氣瘡罔不可以爲人

公論煙鬱不可以爲國

祖宗盛時用人立政

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說服天下

順治

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

王安石違而拂之終以悞國

紹興之際以和

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讎而嫉之遺患至

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

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

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

衛之君臣也往者侂冑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